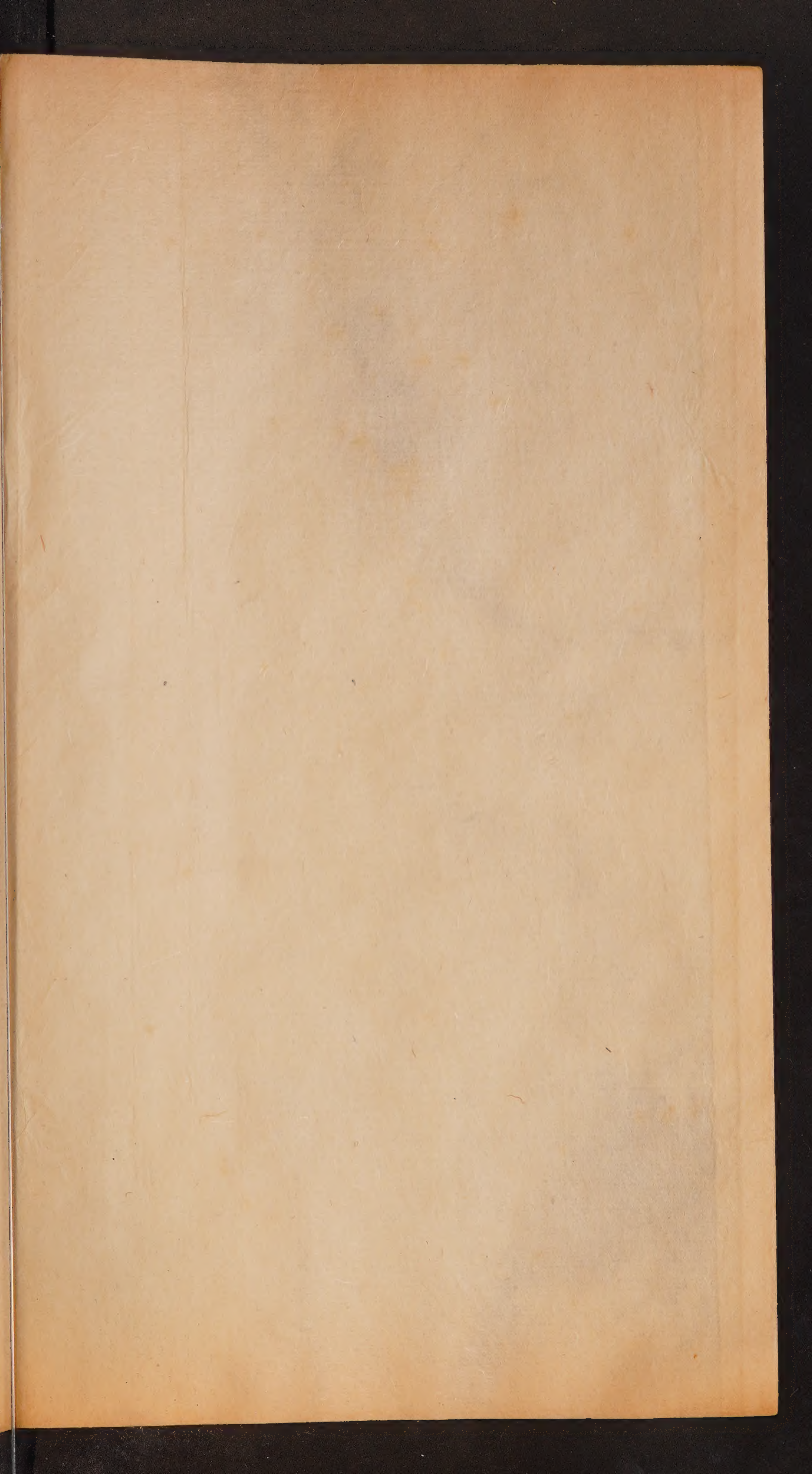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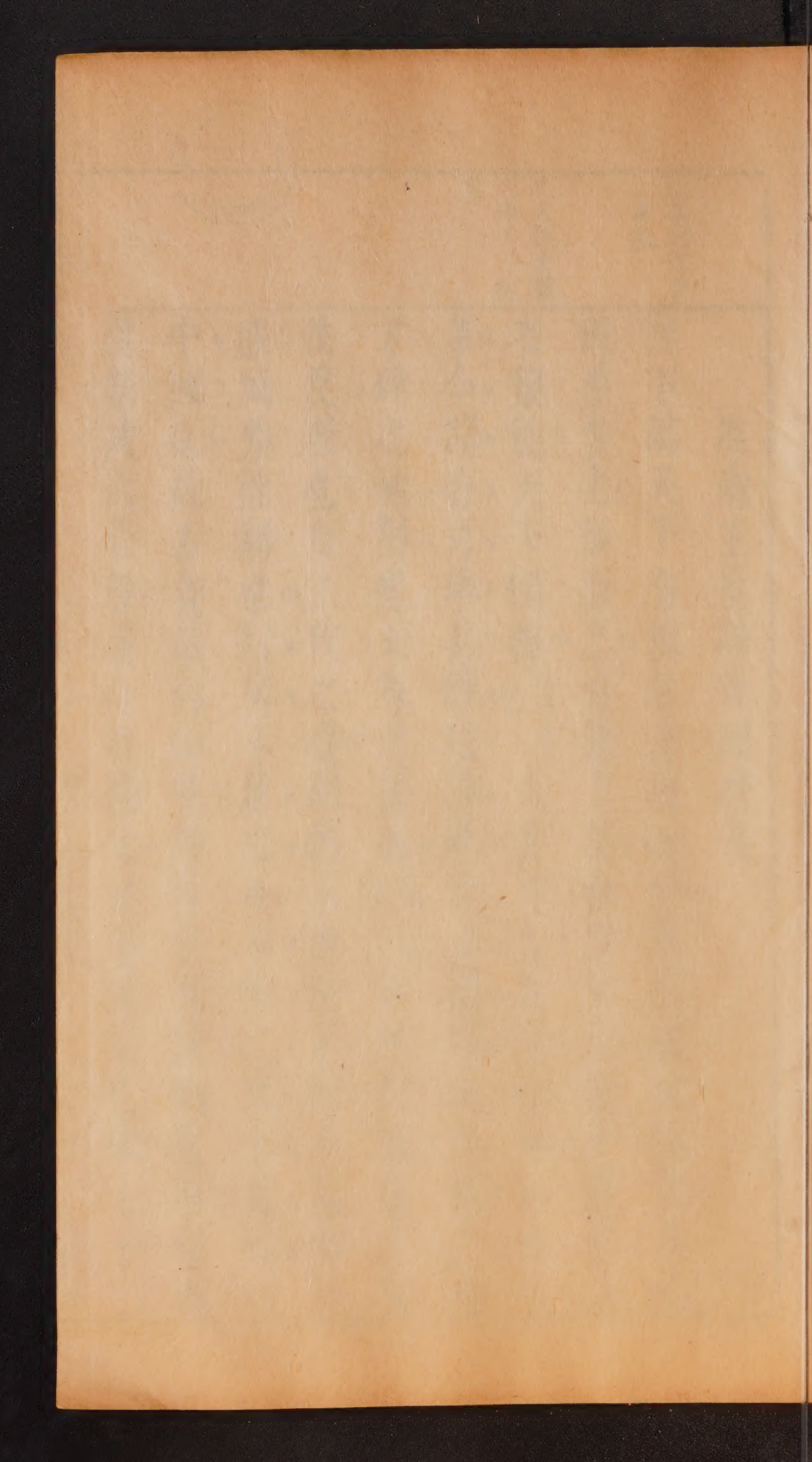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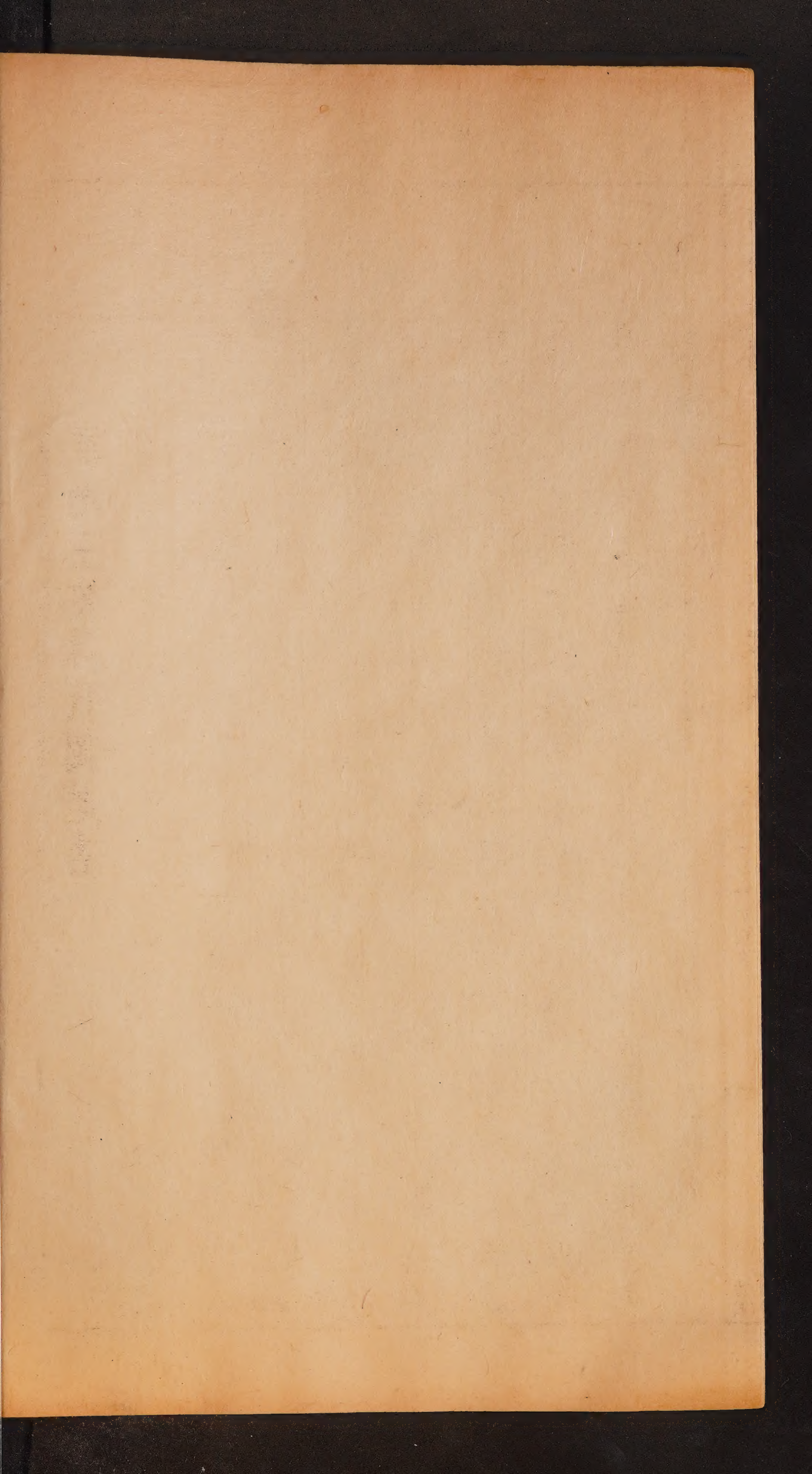








此就武帝身上直起

此文如走盤之珠不可捉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劗古翦字）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

臣聞越以下言越之地勢不可伐

天下賴宗廟以下言中國不必伐越不見兵革應前

前後反覆無非是說以中國勞蠻夷意

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于水鬬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

且越人愚戇三句應越人相攻不可勝數句

法度二字應前

間者以下言時不利

深言入越之難

夾以深林數句照上谿谷篁竹句

前時以下舉漢故事爲證

淮南厲王伐越與秦伐越分作兩處用

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轎音橋拕舟而入水，拕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擊石謂舟觸石難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

之叙事極其變化

高后時敕平南越未踰嶺而以疫死者半即此

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則入其地其禍尤甚可知

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句前後相照應

之上淦。淦音紺。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閒忌人姓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褁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

漢時以嶺為界故其地形若此

其入中國數句是言越人入寇之難不足為中國患

且越人緜力薄材以下是復說前意

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為害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緜力言力柔弱如緜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

臣聞道路以下言用兵不如遣使是處越之策

中國盛亦可招徠之

今以兵入以下言伐越有禍

五倍趣足輓車奉饟者（饟與餉同）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癉音但）暴露水居蝮蛇蠚生（蠚音怒）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畜謂畜養之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音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

留而守之四句應上輓車奉餉意
方將利害痛陳一番
此段又說用兵之害不止于不能破越而已
臣聞長老以下又舉秦事以為戒
本色折証

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雉兔謂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也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勌亦倦字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雎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適讀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靡音糜散也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

自臣聞以下一言拒王師一言王師敗而不顯言拒與敗文字之美非名世文人所能及陛下以意後總前意而括之

亡逃相從群為盜賊于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繇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逆犯也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

淮南知漢武雄心遠略故此段歷叙其興國人民之富租稅乘輿之備萬世子孫之安以默奪其伐閩越之所好蓋以勞逸較之也其文字亦春容典雅首尾餘音妙絕千古

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依讀扆）馮玉几。（馮讀凭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閒音閑暇也言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閑暇之娛也）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

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一結出自意表

林希元曰淮南王未必能文常集天下賢士爲賓客此其代筆也其言山川林麓谿谷道路之險阻物產地氣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使欲用兵英雄無用武之地信乎難哉今南越雖入職貢爲佳地而山嶺之民猶據山林險阻爲民患官府不能制如府江之徭雖封疆之臣亦遜避焉則在當時可知矣予嘗謂南越之難治易于北但北虜急而南越緩耳或者駭焉以淮南之書

觀之不其信乎

張以忠曰才力雄富辭意精圓氣勢可以駕風鞭霆光華可以冲虹爍斗至其極陳用兵利害歷有鑿據非剿習陋儒偃甲韜戈語奇文偉筆



憂讒畏譏不勝孤臣孽子之悲　首段明聞樂而悲之意中二段明爲邪謗所蔽末段明以疎間親又引傳作結　令臣心結是聞樂對之本意也以下皆是發明此意衆口二句即上衆喣漂山

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爲絫（音累重也）欷（欷歔）思者不可爲歎息。（聞欷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于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荊卿不能復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墳墓生荊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喟然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衆人吹喣）漂山聚蟁成靁（衆蚊飛聲有若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推是以文王拘于羑里孔子阨于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少黨與）莫爲之先衆口爍金積毀銷骨叢輕折

等意

用臣聞二字轉評

一語總結上文

不直敍其情而特微𣻉其詞如詩比興之類

以騈麗之辭發忠惋之氣

軸積載輕物物多至今車軸折羽翮飛肉鳥之能飛者以羽翮扇揚之也紛驚逢

羅潛然出涕言皆驚亂遇法網可爲出涕也潛垂涕貌臣聞白日曬光幽

隱皆照明月曜夜蟁䖟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

塵埃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音壅

閼塞也音遏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太衆多也道遼路遠曾莫

爲臣聞臣竊自悲也應上文涕泣之意臣聞社鼷音奚小鼠不灌

恐傷其社屋鼠不熏恐傷其屋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

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于戚屬爲帝兄今羣

臣非有葭莩之親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之重

鴻毛喻輕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却斥退骨肉冰

伯奇比干是舉其骨肉之親以申積毀銷骨之意此六朝奕之濫觴也

釋銷散斯伯奇所以流離伯奇乃周尹吉甫之子為後母所譖欲殺之伯奇亡走山林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陳仁子曰君臣所以相維者分而已上定其分則不至于亂不安其分則不至于悲故同一封建也周封建而無違漢封建而有違非封建有利有不利也周之制立而其分明漢無制而其分淆故也故當漢世上定其分何至于吳楚七國之削而亂下安其分何至中山靖王之對而悲當時朝議但知土

地可削與不可削恩寵可寄與不可寄古制不復大分不明怨叛之迭興也宜哉

張以忠曰詞旨悽惻風神淵雋

文古而議正

入事處脫洒不爲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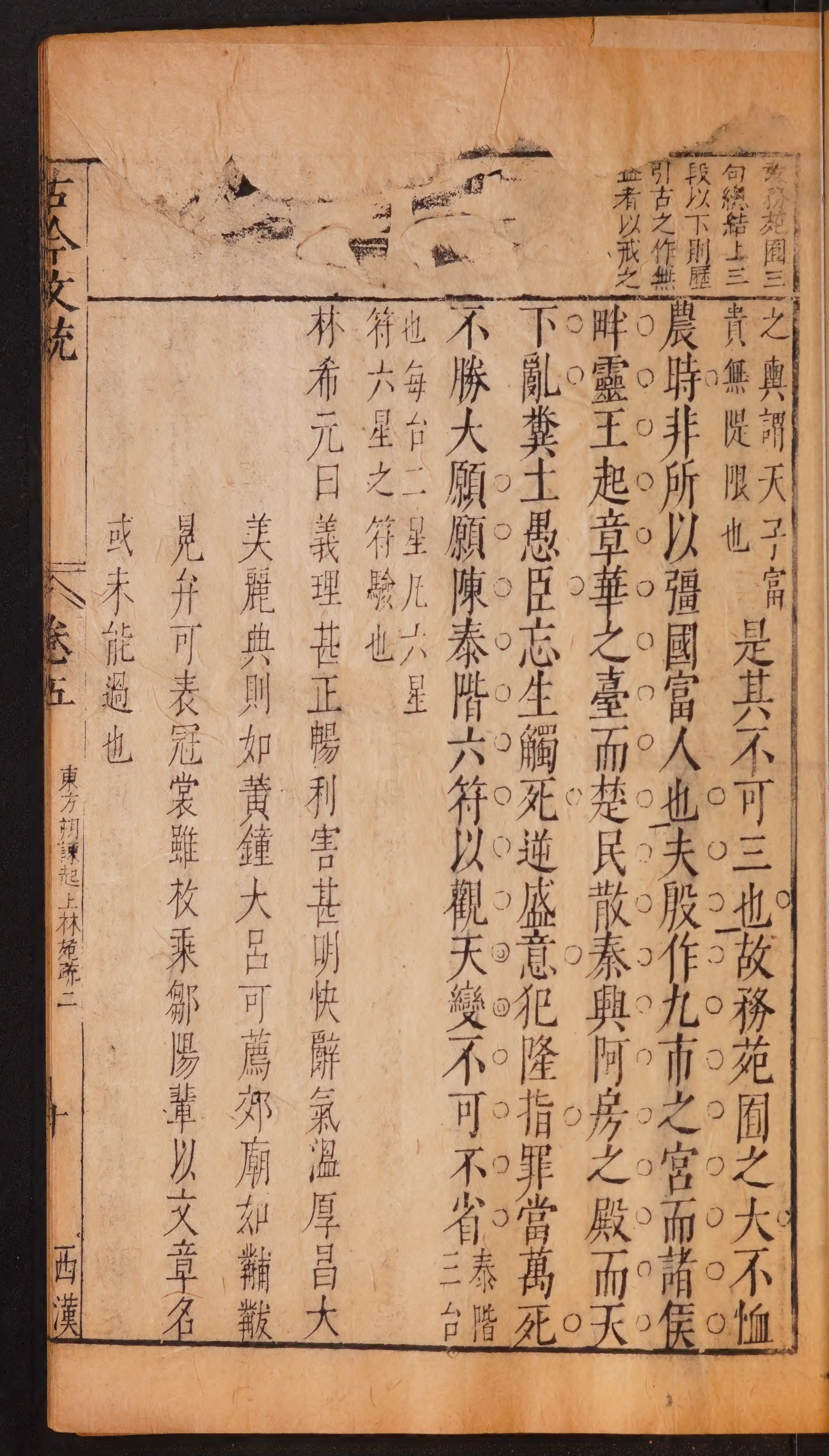
自大南山至實畝一金言土壤物產之美見不可爲林苑以奪民利虧國賦也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高平曰陸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

朔諫止上林苑一書較相如諫獵等篇更勝西京諫書第一

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無隄



故務苑囿三句總結上三段以下則歷引古之作無益者以戒之

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

林希元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溫厚昌大美麗典則如黃鍾大呂可薦郊廟如黼黻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

張以忠日危言抗論不減汲內史而文更古雅典贍

開口以儀秦託諷似無甚大議論然看後面釋難亦占地步

博聞辯智四字下得停當亦東方生自知之明

三句一篇大指

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都闍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

以下申上彼一時意

世治王一者所當盡力之時而謂與不肖無異何耶大都曼倩特滑稽者流濮天子以俳優畜之故飾辭云爾

連發數箇則字詞采崢嶸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蔡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于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安如覆杅盂與杅同音于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

此言士之顯晦係乎君正以時平無所須才故也明已所以不遇之故

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主故事之吏）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見詩小雅言有諸中必見于外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年封

文章承接處最緊要此以時異事異句總收前即用雖然一轉起下修身意有關鍵有起伏

持論甚正

修身意止此水太清以下是申前天下無害意

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題視也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黈纊以黃緜爲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

此處正荅客難復以燕用樂毅等句申前難張意

二喻叠下面條貫文理音聲獨解以筳撞鐘句亦是一法

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自索得其本性也蓋聖人之敎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繇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蠡瓠瓢也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鼱音精鼩音劬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

有鼱鼩一名奚鼠靡爛也與糜同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于大道也

劉勰曰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雖託古慨志疎而有辨

張以忠曰詞采蔚然音調鏘然而篇中奇情層發而入覺機警絕倫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云云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當用之

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闕名神明臺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

探本之語

論殊快

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甲乙之帳謂帳多故以甲乙第之也）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陳仁子曰方朔進言時出于正獨以滑稽寓諷諫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

張以忠曰上爲淫侈以下確然端本澄原之論

又曰不言吏治而言君身此便高公孫弘處

相如此書不敢斥言博浪之椎故特借獸爲喻其曰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蓋詳哉其言之矣後數年武帝嘗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華門命收之不獲夫細旃廣廈之中猶有此變而況原野之地乎相如之言匪虛哉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之子孟賁夏育古勇士）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所不虞慮而猛獸駭發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言之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而況涉

輕萬乘之重三句是一篇主意

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于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唐順之曰憂愛懇款語厚意長可爲奏疏法

鄒守益曰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思婉轉

張以忠曰持論正造語奇而意更深至

先叙事起而後詭爲問荅其事雖非而其文則腴

此文間有一二語類賦體者

羈縻勿絕馭夷之正法蓋古天子所以羈縻者非以廣屬臣也所以牽制之使

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高惠呂后文景武 威武紛紜。盛貌 湛恩汪濊。廣也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卻退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音忙 定筰存邛。略斯榆。冉駹筰邛斯榆皆西南夷國名 舉苞蒲。夷種 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不爲百姓患害耳

終事也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卭筰西僰之與中國竝也歷年滋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

世必有非常之人數句是冒頭以後總只發明此意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洪水治則安居粒食西南

昔者洪水沸出氾

夷通則肝膽塗地其爲非常之事同而利害大殊不可以彼例此也

委瑣以下常也崇論宏議以下非常也威殊俗異域功之非常者也疏逖不閉而下則臻厥成而天下晏如矣

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東歸之于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躬胼胝無胈音拔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齪喔齪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音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

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說得嚴重

雖是設詞然寫出武帝非常狀屹然在千古之上

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于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受天子號今以億計故乃關沫若以沫若水為關徼牂牁鏤靈山梁孫

說得緊急百姓雖勞反應前百姓力屈句

原○鏤謂疏通之以開道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

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

乎光明曶音忽○曶爽未明也言化所被者遠使通遠之國不被壅閉曶爽闇昧復得被乎光明

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討伐于彼遐邇一體中外禔音支安也

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

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

于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將增太山

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

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

百姓雖勞又覆應前

猶覩乎藪澤悲夫于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敞罔驚覩貌靡徙重足貌遷延而辭避

樓昉曰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分疏却又強說道理至以禹治水爲比可謂牽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好大喜功之心非救正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張以忠曰高華藻麗冠冕千古而雄風勁致時覺跌宕迴翔可謂奇才獨絶

此諭以非上意爲主故歸咎于使者有司却不專責之而又咎及百姓又不直責之而又咎及父兄轉展委曲深得諭體

不順者已誅爲善未賞兩句關繳兩段意

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至也番禺太子入朝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弔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向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北征匈奴移師東指之類是也而爲善者未賞南夷西僰效貢爭歸義者是也故遣中郎將唐蒙往賓之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

皆非陛下之意句收締上渠帥文亦非人臣之節句引起下文

欲爲主上出脫只將亡逃自賊殺者盡情攻擊一篇之中實不犯主

人（言發卒不過如此）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言本意未嘗令發兵）今聞其發軍（發三軍之衆）興制（用軍法誅）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烽至晝燧至夜）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誼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爲通侯居列東第（列甲第在帝東城）終則遺顯號

于後世傳土地于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子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

寡廉相恥俗不長厚所以不勇相如此強勇之士高一着論頭又不肯輕放過篇末數語過繳前意漢文

多此法

谿谷山澤之民不偏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毋忽不欲召聚之也近縣之民使者已諭之又爲檄文馳以示遠所

樓　昉曰一篇之文全是爲武帝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爲辭深得告諭之體

王世貞曰長卿以賦爲文故諭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誼以文爲賦故弔屈鵩鳥率直而無華

張以忠曰勢闊而氣厚論高而采奇細看其闔合處步步嚴緊

盛德所隆一篇綱領南越以下正指盛德之隆處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五蹄每足五蹄也又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于木上帝異二物博謀羣臣終軍是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

終軍白麟奇木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音加蘆也）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越單于（字古奔）幕驃騎（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抗旌昆邪右衽（從中國化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不能退而勞力刑于宇內矣（言成法于宇內）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二句言自謙也）建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之文質（言于三宮）

時皆以軍言為中

天命以下舉成周以驗異獸之徵言當改元以祀其事云

（班政教有文質也）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音翳）于郊宮。（郊祀之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以充祭俎）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改元年以告神祇）苴（音蒩）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以應

六鷁以下言此徵當有外夷向化之應
按僖公十五年六鷁退飛過宋都詳見春秋諸傳

緝熙使著事史官者有紀焉蓋六鷁鶂左傳作鷁也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獲白麟一角五蹄明同本也衆支內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輙復合于木上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讀辮字髮削左袵襲冠帶要衣裳着商國之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董份曰漢初大抵多因秦至武帝始易正朔改制度建明堂辟雍表章六經始成帝王模樣終軍所云必待明聖潤色祖業者信非繁稱

林希元曰白麟奇木似非偶然然謂之麟恐非也終軍所對不無附會胡越內附亦幸而中耳然其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失眞天與之奇才也

張以忠曰鮮秀宕軼睚特詞色英華

有九兵無損于亂

本色折証

無五兵無救于乱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五兵謂矛戟弓劍戈）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强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抏音完）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耰摩田器）鉏箠（箠馬撾）梃（梃大杖）相撻擊犯法滋（滋益也）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群盜

意在歸罪于郡國二千石

三引典確

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繇窮巷起白屋立地而封壽王言此者并宇內以識公孫弘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為的以皮為之大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

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也抵觸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擅專竊以爲也亡益于禁姧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林布元曰此對道理旣勝而辭又足以發之宜公孫弘詘服也

張以忠曰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探本之論而本色折證處辯詰尤快

更透

結案有指歸

先王之禮創上古者作五兵習行其禮郎上大射之禮



起二句甚雄大便令人主有欣然聽從意

筆頭挽得數百鈞起

司馬法以下言人君不可好戰

先提此句作案以悔字爲主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効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大凱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也旅衆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也重難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秦皇帝以下引秦之好戰以爲戒

漢武急于征伐尚不納汲黯之言偃與嚴安之所陳

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調和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澤鹵謂地多沮澤而鹹鹵也）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腄琅邪負海之郡

者皆與上意異正秦法幷上建立者必誅無赦也而漢武反收之此所以異于始皇與高皇帝以下與高帝和親以爲勸高帝之不聽與始皇同而高帝之悔與始皇異故一則結之曰蓋天下始叛秦也一則結之曰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兩段暗相照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道死謂死于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

管

收拾只此數句得失效驗大足感悟

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侵敺來侵邊境而敺略人畜也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慮易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國交通貿利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馮有翼曰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漢武窮兵黷武而欲其鑒秦以法祖也文中子曰秋風樂極

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噫此心也啓之者

其偃與

張以忠曰才情雄杰組練精功當是極力結構之作



臣聞周有天下以下將言兵事而先此更端言之

及至秦王數語將以正秦之謬而先推美言之甚得文章抑揚之法

嚴安論征伐書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

此翻法

使蒙恬一段是舉秦窮兵之禍以示戒

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于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政峻謅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

過秦餘論

窮兵之禍一句乃篇中本意而至此方說出

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薉貉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

近者愁苦故語是論語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意

上觀齊晉一段又揔前意而結之語約而意盡

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挐相連引）也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劒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形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束刺其民）帶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

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偃皆隱其末而救之安則探其本而致之本正則末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歛則箴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于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閉要功生事者之口隱一將功成萬

國枯其言蓋本諸安

林希元曰言窮兵之禍極詳悉皆于治道有關其文

華采之中有質實質實之中有華采其言

秦皇之得處正所以爲失比其不關道處

姑略之可也

張以忠曰氣骨沉雄筆力古渾

此書情詞幽深委蛇遊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見其抑鬱亡聊之况史遷報少卿書雖荅已所以不薦賢之故而書中語言無非爲李陵解嘲表自已心事偉辨處傾倒詞塲精華處焜耀甄圖子長之救李陵自不是又

司馬遷報任安書

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殘謂被刑穢謂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爲作之又令誰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善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隋

不能自引決而甘幾辱明是怕死書中却說他是又託古人自解皆強分疏然一言之失遽罹刑禍而詞氣悠揚反覆曲折豪宕疏通誠漢文之巨擘也

修身者至君子之林矣言士所以自立以起下意故禍莫憯至爲天下豪傑

和（隋侯珠和氏璧）行若由夷（許由伯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點汚也）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爲戾太子事因于獄）涉旬月迫季冬（將刑也）僕又薄從上上雍（薄迫也）恐卒然不可爲諱（言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長逝死也言不荅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

哉言已不能自立虧體辱親不足薦士卻少卿推賢薦士之意立名者行之極也史公特見

此書以一辱字爲眼目韓昌黎法之送孟東野以一鳴字爲眼目

氣勁而語雄詞意雖謙然其槩激昂若高漸離擊筑燕市中慷慨悲歌傍若無

莫憯于欲利。憯音慘。悲莫痛于傷心。行莫醜于辱先。而詬莫大于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家語曰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耻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諫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趙談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武帝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同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于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人僕賴先人至尚何言哉言已不能自致功名申言不足爲士意文字駢麗愈讀而愈可喜想胸中許多抑鬱故一寫若流奇策材力漢家所重漢武所亟賞且事本末至事大謬不然者緣已初意欲忠君夫僕至奉觴上壽言已非有舊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搴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太史令亦陪下大夫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隷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

于陵且盛稱其賢與功欲脫已救陵之夭

此本末句當管到受辱著書且與下文求易一二為俗人言難為俗人言相喚

總記僕少負不羈之才一語可以略見其一生所以足論天下亦可知其不羈矣

自守為奇士特服

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名侍中也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敘到得意處可使陵不死

自李陵俱居門下至此言出兵勝敗由折甚備

後數日至悲夫悲夫言已所以救陵之意受禍之由

敘已所以救陵與陵所以報漢意一一應前文

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胡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言陵軍少所殺匈奴陪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

司馬遷自謂以素行十李陵故其素所蓄積句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句兩素字相關

言激神傷

適用事字相喚應

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欲立功以當罪而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謂陵摧破匈奴之兵報漢恩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

事未易爲俗人言至難爲俗人言也總敘所以不自引决之意

素所自樹立使然指僕之先以言下

歷指不辱受辱者以形巳

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佴次也蠶室漢行割刑之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遷父爲太史掌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爲天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爲調戲者故爲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之極辱理色妙理道理不辱理自不辱色太史公作史記雖得于足迹殆遍之後然其高才天授自不可及只如人固有一死一段何等雄偉何等悲慨泣今讀其文想見其人儕徒隸而高獄吏皆爲流俗人指示

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謂着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髮謂髡也嬰金鐵謂鎖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勵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爲人所制約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于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榜擊也幽于圜墻之中。圜墻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

太史公作周勃世家凡兩敘獄吏處多悲酸耶是此意其載絳侯之言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與此篇見獄吏則頭搶地句千古犹令人傷悼

歷引古之不自引決者以自明

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强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具罪（張敖趙王張耳子因貫高等謀反捕王繫獄）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于請室（請室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田蚡怒灌夫劾灌夫罵坐不敬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係于居室）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繇此言之勇怯勢也强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財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于鞭

太史自叙中亦着此數語

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言不能自裁早至士上滅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欲引節槩此不亦遠于知幾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巳也今僕不幸早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荆淮之間呼奴爲臧呼婢爲獲猶能引决况若僕之不得巳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

可見太史公抑鬱無聊之甚藉此數子以自解慰耳故爾津津道嗒不容其贊

以上雜敘最後獨舉左丘明孫子者以其無目斷足爲無用之人與腐刑同也

此書當與自敘叅着方知太史公作史本意彼謂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

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

變成一家之言自是實事非大史公筆力杜撰不得又放不過俗人

接且負下至末終言已不足荐士

士大夫常宜以此爲念

此書大旨總是却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爲一篇綱領始終亦自相應

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其人謂與己同志者）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負下負忠義之節而爲臣下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狂惑謂小人也）今少卿乃教以推

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
曼美也以自飾無益于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
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劉　勰曰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
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
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合
殊采竝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樓　昉曰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
感激悲痛然省得豪氣猶未盡除

張以忠曰此篇慷慨激揚雄奇豪宕發舒胸中感憤

之志反覆盡情偉筆鉅文橫絕千古



抄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發句連用四其字曰其文不雅馴曰擇其言尤雅者前後伏應

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黃帝殺蚩尤與以雲紀官僅一二事若封禪事已不經

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尚上也言久遠也尚矣文出大戴禮）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五帝德及帝繫姓皆大戴禮文及孔子家語篇名漢儒者以二書非經恐不是聖人之言故或不傳學也）余嘗西至空峒（空峒山名黃帝問道廣成子處）北過涿鹿（涿鹿山在嬀州山側有涿鹿城郡黃帝堯舜之都也）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往往皆各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

至顓頊帝嚳紀皆稱訟語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至矣何以加焉

顧念也弟但也其所表見皆不虛言帝德帝系所有表見者皆不爲虛妄也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吳澄曰此爲贊語之首古質奧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凡爲九節前回節著其事後四節斷其理文字多少曲折讀者不可草草

張以忠曰文至此極精絜矣而虛神又復盤旋其間非深思尋味不識其妙

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列其月

月表之文甚跌宕遒古可誦

自生民以來二句全篇門鍵

道往古事言言中寂高邁

讀秦楚月表而海內土崩咢沸之始未甚矣其可累欷而太息也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天即孟子之所謂天與人歸者）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繇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彼指虞夏湯武）用力如此。（此指秦）蓋一統

而彼眞人者翺翔其間一切撥亂反之正若轉圜然豈非神武而聖者乎

言虞夏商周以德秦用力皆歷十餘世積數傳而後一統可謂甚難至漢獨五年而成帝業乃復甚易蓋繇秦無尺土之封敗壞既極而漢高大聖受命而興故難易頓殊耳然不明言

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于是無尺土之封隳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音向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向秦之禁謂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樹諸侯賢者即高帝言秦先為之驅除其所難漢所以受命之亟故發憤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于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索隱曰高祖起布衣卒傳之天位實所謂大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應前受命若斯之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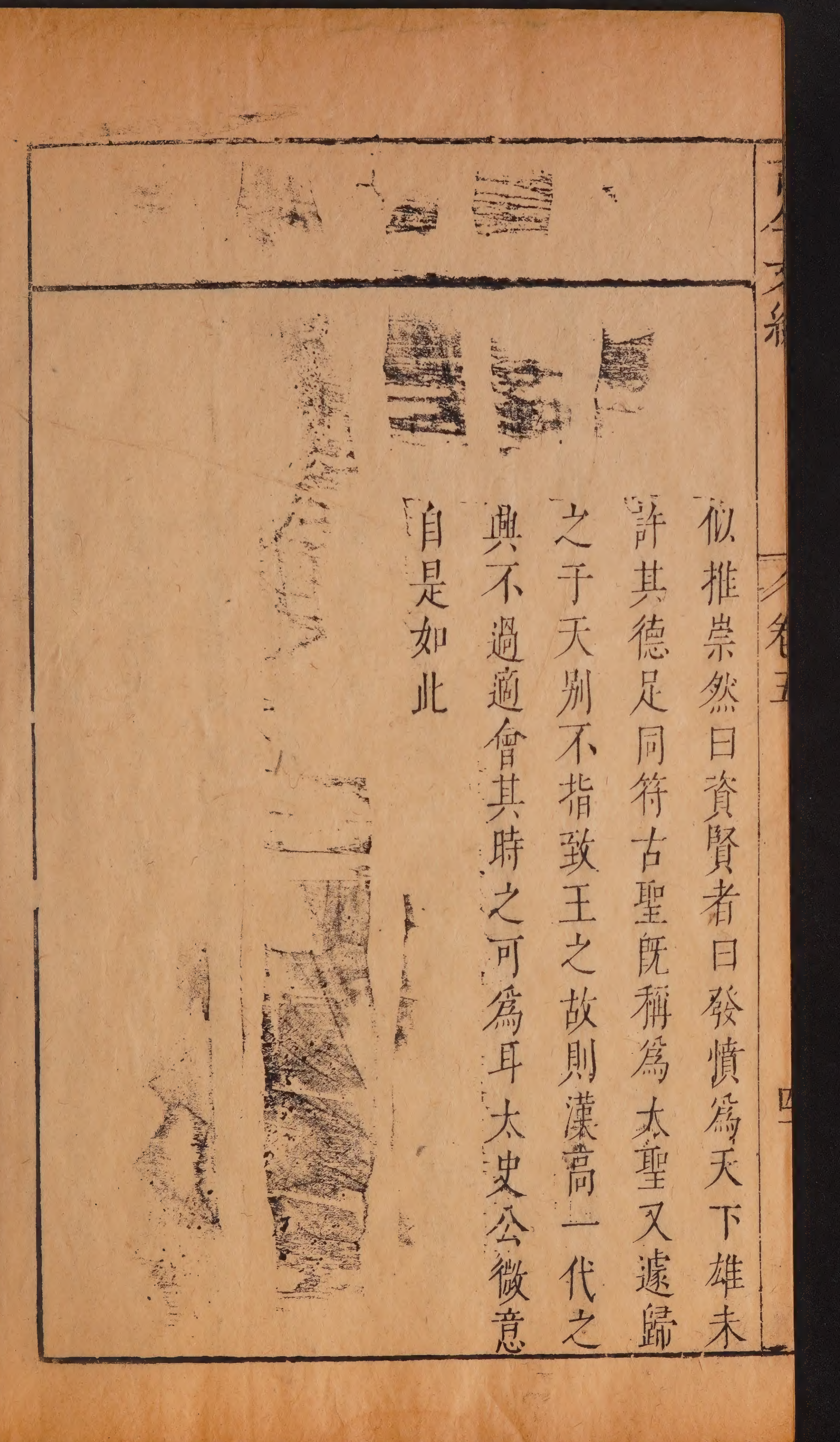
楊慎曰此篇文字英發俊偉言漢興之易繇秦先

吾故使讀者自得之所以爲妙

爲之驅除其難耳受命若斯之亟對一統若之難號令三嬗纖陳涉項氏漢家而歸于受命之亟擬德若彼纖虞夏商周用力如此纖秦襄始皇而總之以一統之難末獨表漢高受命之易首尾擊應肎是妙絕

淩約言曰此表字不滿亟百態度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廻此于景升晉紀論之祖

張以忠曰甚言古帝王興王繇于德力甚難而漢興之易乃繇暴秦之驅除豈惟云力不如秦抑德亦不逮虞夏商周隱然言外矣末語



似推崇然曰資賢者曰發憤爲天下雄未許其德足同符古聖旣稱爲太聖又遽歸之于天則不指致王之故則漢高一代之興不過適會其時之可爲耳太史公微意自是如此

項王未踐帝位宜稱世家

贊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是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闕所謂事無重出者正此類也

與亡二字相應三年五年正見與亡之易俱關鍵

過矣謬哉文

項王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與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五諸侯謂齊趙韓魏燕）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繇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關背約不王高祖關中懷楚思東歸都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

相喚應漢書改過失陋矣

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司馬貞贊亡秦鹿走僞楚狐鳴雲鬱沛父劒挺吳城
動開魯甸勢合碭兵卿子無罪亞父推誠
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違約王漢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皐久拒
戰非無功天實不與嗟彼蓋代卒爲凶豎

劉辰翁曰一傳霸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聞自佚宕

張以忠曰句句轉折字字頓挫極章法之妙班孟堅
縱有其精工無此神奇

此表數百言無一字不爾雅可法

始未嘗句承上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夷句起下子孫驕溢亡國意

察其首封二句申固本及枝葉陵夷語異哉所聞舉古槩今以貫一篇語脉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按周禮云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封爵之誓曰使長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此起下子孫驕溢之國意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衞天子考要云虞舜之子商均禹

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句與下文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容之苛下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生法亡國矣故自[illegible]

綜貫全篇語脉

封之于虞少康時有虞思至殷封遂周封滿並于陳其後也皋陶之後爲英六二國至周倘存伯夷之後爲申呂至周復封爲齊栢翳與禹平水土舜賜姓曰嬴秦此所謂唐虞之侯伯也歷三代或絕或續其世足徵矣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曰按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受封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言十分纔二三在耳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倍其初封時戶數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載侯秘蒙穀陵侯馮偃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

觀所以得尊寵應前察其首封及所以廢辱應前所以失之者亦當世得失之林繳上二句何必舊聞又應前異哉所聞句

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道得以自鏡當代之存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于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楊　愼曰此篇關鍵開合極精極密

張以忠曰此表本言漢室功臣淩替繇于子孫驕溢志先而實漢天子密綱少恩所致安得如唐虞三代之侯伯相保勿替乎頫仰今古

無限感慨

